精卫之歌

沈小海

有人说，建筑工是艺术家，因为在外文中，建筑(Archilcture)的本义是“巨大的工艺”。历来的美学家，都把建筑和雕刻、绘画合称为三大造型艺术。自然而然，那些建造建筑物的建筑工，便是天经地义的造型艺术家了。

还有人说，建筑工是音乐家，因为建筑又被称之为“凝固的音乐”。那巍峨起伏的万里长城，那金璧辉煌的故宫建筑群，那耸入云天的大雁塔，那坚固美妙的赵州桥，都是中华建筑交响乐中永恒的华彩乐章。

历史发展到今天，五千年的中华建筑交响诗正被新一代的建筑工谱写着崭新的旋律。工地上那隆隆的机声，便是他们嘹亮的歌喉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他们铿锵有力地发出内心的呐喊。声声呐喊中，祖国大地被一簇簇新建筑装点得五彩斑斓。

建筑工们都是多情种，你信么？他们面硬心软。他们粗犷的胸腔里，深藏着对祖国母亲的爱，那爱柔情似水，正如一首诗中所说，“我们把搅拌机中吐出的柔情，全成方方正正坚硬的山……”

然而，当你亲自投入建筑工的生活，严酷的事实便会告诉你，前面所讲的，有点儿太诗情画意，简直象布尔乔亚的罗曼蒂克。亲身体验会使你由衷地感叹道，“建筑工，实实是当代的苦行僧。”

做为一名建筑工，就意味着比别人要多吃苦。首先要吃得流动生活之苦，别的行业，工作地点是死的，产品是流动的；而建筑业的产品是死的，工作地点是流动的。职业决定了，你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将住在工棚里。你建起的一座座大厅里，影视歌舞正迎来送往着熙熙攘攘的人群。你修好的幢幢楼房里，无数个家庭在尽享天伦之乐。而你却和你的集体，默默无闻地又去迎接那新的“游牧生活”。

做一名建筑工，你还要经受思念之苦。也许，当你还是单身一个时，一年一度的探亲假，你会感到相当满足。可是，你的父母会满足吗？特别是你有了小家庭，有了爱人、孩子，而又常常分离时，你就有了强烈的思念之苦。工余饭后，建筑工最常见的娱乐方式是喝酒、打牌、谝家人……他们把这叫做黄连树下弹琴——苦中作乐。人们常说建筑工是不穿军装的军人，对于无私奉献出自己宝贵人生的一代又一代建筑工来说，这比喻是十分恰当的。因为他们和军人一样，与家人常隔着千山万水，就象传说中的牛郎和织女。

做一名建筑工，你还要受得住皮肉之苦。由于种种客观原因，建筑业至今还大量是手工操作。人们仅仅凭着简陋的装备，在创造空前绝后的伟业。你的左手八小时玩不转两吨半(一千块砖的总重)，你就当不了瓦工；你的斧头、钉锤一天之内抡不下几千遍，你就当不了木工；当钢筋工，你得抬起绑扎好的“龙骨”疾走如飞；当混凝土工，你需搬得起那百斤一袋的水泥……于是，建筑工的绰号，便是“穿工作服的农人”。

简陋的装备，原始的操作，艰苦的生活，决定了建筑业在现代诸行业中的“名声档次”居后。如果把这叫做社会地位的话，时有建筑工自认为低人一等。可是，工业建设的发展顺序，又决定了建筑业是排头兵，与能源、交通等并驾齐驱。祖国的现代化建设，须臾也离不开他们。于是，建筑工便象神话中那填海的精卫鸟一样，将名誉地位抛在脑后，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，将儿女的私情扔在一边，在人生的舞台上演出一幕幕悲壮的话剧，在各色土地上留下他们的足迹，并建构起一座又一座巍峨的建筑物——这建筑工们历史的丰碑。

书连宝岛

——记蒋纬国与大陆旧友张文德的友谊

郭松年

台湾蒋纬国先生在陕西有一位鲜为人知的老友，他叫张文德、陕西省汉中市人，黄埔九期毕业。1945年，张文德任国民党青年远征军206师616团代理副团长驻扎汉中时，蒋纬国被派往该团任二营营长，其间，他们吃住在一起，经常听京戏，漫步田野，家事国事天下事无不谈及，从而建立了友谊，结为好友。张文德至今还津津乐道于蒋纬国的为人：坦诚、爽快，毫无骄横之气。

两人在汉中的这段友谊持续了七个多月，随后，蒋纬国离开了汉中。1949年，张文德在四川率团起义，蒋纬国则去了台湾。

戎马半生的张文德放下枪后，拿起了笔，专心研究石门书法，经过多年研究，他把汉代隶书石刻《石门颂》和魏碑《石门铭》两书体融为一体，自成风格，堪称二门笔意书体，成为汉中有名的书法家。他的墨迹现广布于全国甚至海外，1992年，张文德写的字贴经来大陆访问的一台商转送到了蒋纬国手里，去年9月以来，蒋纬国先生先后三次托人带信给张文德，除了回顾往日友情，叙说思念之情外，并对张文德发扬黄埔精神，弘扬中华文化所做的努力大加赞赏，并希望早日在台湾看到老友的书展，早日和老友再见一面。

最近，突然传来蒋纬国在台北因主动脉破裂住院手术的消息，82岁高龄的张文德对此非常挂念，他衷心祝愿蒋纬国先生早日康复，盼望他能到大陆探亲，访友、旅游、观光，希望两人能早日相见。

狐鼠不除　城社难保

胡中玉

在反腐败斗争正在深入之际，一些地方的领导者，却忧心忡忡，担心搞反腐败斗争会影响经济建设。因而，在他们那里，只是开开大会，发发文件，“君子动口不动手。”即使动一下，也是动虚不动实，抓小不抓大。这种把反腐败斗争和经济建设对立起来的认识和做法，不仅给人民群众反腐败斗争的热情泼了一瓢冷水，而且无形中给腐败分子作了“保护伞”。《晋书·谢鲲传》里有则故事：晋朝人王敦和谢鲲议论朝廷事情，王敦对谢鲲说：“刘隗这个人奸邪作恶，危害国家，我想把他从君王身边除掉，以此报效朝廷，你看如何？”谢鲲摇着头说：“难啊！刘隗如城狐社鼠，要挖掘狐狸，恐怕会弄坏城墙；用火熏、用水灌老鼠，必将毁坏神社庙宇。”谢鲲之虑正如今天一些怕反腐败影响经济建设的领导者一样，致使腐败分子如“城狐社鼠”，无忧无虑，逍遥法外，继续搞一权谋私之勾当，损害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。

我们说，反腐败斗争不仅与发展经济不会对立，而且是发展经济的有力保障。试想，一个贪污、盗窃、贿赂横行的地方，怎能保证经济的发展。特别是建立市场经济，就必须有一个廉洁、公正、公平、公开的社会道德和法制环境。如果我们把反腐败斗争和经济建设对立起来，任凭“城狐社鼠”恣意妄为，不仅会使民心失落，势必遭到“城”毁，“社”坏之苦，损坏经济建设。纵观五千年的兴衰史，无不证明了一个尽人皆知的真理：肃贪兴邦，腐败丧国。我们绝不可掉以轻心，被一些人的模糊认识所迷惑。坚信要发展经济，就必须反对腐败，反腐败越深越透，经济发展就越快越好。无数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。所以，我们的各级领导者，应有点政治眼光，狐鼠不除，城社难保；经济要上，腐败必反！

灶边拾遗

李文举

包东西的旧报纸，虫蛀尘封的破书，过时变黄的印刷品，妻收捡了一大篮，送到灶间作引火之物。我顿生怜惜之念。自告奋勇，一边生火，一边翻阅。这平日躲在床下或墙角的烂污之物，看也不看一眼，即将化为灰烬，越看，越觉着有味，人生百态，世说新语，历史大观，醒世警语，跳跃入眼帘，它藏着一个世界。此时却象一位将要谢世的老人，罄尽生前所有，洒向人间都是爱。

苏轼的《初春》诗：“竹外桃花三两枝，春江水暖鸭先知。蒌蒿满地芦芽短，正是河豚欲上时。”然而毛西河作反诘之语：春江水暖，为何光鸭知，难道鹅不知么？真是妄谈。可是毛公忽略了这是一首题画诗，惠崇和尚的这幅画，本就是一幅《鸭戏图》，况这首诗的言外之意，弦外之音在于揭示一个“实践者先知先觉”的哲理。

实践出真知，是一句至理名言，但实践得深与浅，详与略，现象与本质等等，非每个实践者所能把握得住。北宋哲学家邵雍作客商州，一日与商州令章惇议论洛阳牡丹之盛。章惇豪俊自许，议论纵横，不把邵雍放在眼里。商州太守赵郎中说：“邵先生是洛阳人，对牡丹知之最详，听他说说。”邵雍道：“洛阳人以见根拨而知花高下者，知花之上也；见枝叶而知高下者，知花之次也；见蓓蕾而知高下者，知花之下也。如章公所说，乃知花之下也。”章默然惭服。

真是破纸篓内藏珍珠，灶火门前有乾坤，于是赶快翻看下去。

著名画家吴冠中把自己有疵点的作品撕掉，以免贻误后人，也影响自己的声誉，表明了一个艺术家的自信心与社会责任感，本文的题目叫《吴冠中撕画》。不丹国王吉格梅·辛格·旺楚克住小木屋乘老号车，带头削减个人行政开支，作为国内率先倡廉反腐措施之一。小木屋内分两间，地方狭窄，只能供国王一人使用。冯玉祥对不遵守时间的人深恶痛绝，写一副对联送与汪精卫：“一桌子点心，半桌子水果，哪知民间疾苦；两点钟开会，四点钟到齐，岂是革命精神。”画出了一副混官嘴脸。

我平素喜联对，见冯公此联，在胡乱翻捡中又发现几副工稳贴切之联。1991年云南昆明举办第三届中国艺术节，春城街头张一幅巨联为：“艳阳高照，五十六只百灵欢集云岭；大地生辉，二十五番花信舞荡春城。”京剧表演艺术家关肃霜病故，有一幅悼联是：“梨园典范白雪阳春竟失蒹葭伤雨露；梅影风姿高山流水立期桃李续芳菲。”杨翰端出一本杂文集，系处女之作，封面印有一副对联曰：“世界原本很大，何不由此窥一隅；文苑永不寂寞，喜看新星跃中天。”

“哎呀，火还未烧着，你怎么还在看。”妻一把抢过来，硬是塞进灶膛。我忙抽出来道：“你看，这上边还有你们女人的定律：对男人一知半解的女人，最后作了男人的妻子；对男人什么都了解的女人，最后作了老处女。”

袁枚说：“书非借不能读也。”我想，书非焚不能读，稍纵成灰，内容不再，逼迫硬读，或抄或剪，得以留存。若失去后再追悔，追悔之痛，是人类最古老、最深邃的痛苦。非独书为然，天下事皆然。

□刊头设计／刘靖宇
□本版编辑／杨乾坤

小镇风流（散文）

孙伯伦

当写下这个题目时，我却不曾觅出家乡小镇的风流词语。也许是从小没有离开过小镇的缘故吧，回想起来，眼前尽是童年时代小镇慈祥的脸庞，真诚地袒露开朴素开阔的胸怀，任你在摇篮的小镇里挤进人群，痴傻地看那台上的“戏子”，那场面，那情景，那说不清道不明的诱惑，今生今世谁也忘不了，抹不掉；还有那必不可少的乡土交易，每逢集日，十里八乡憨实的农民，三五成群，赶猪牵羊，结伙而至，讨价论质，阵天价响地叫卖，把个小镇搞得热闹起来。除此之外，小镇不足一里长的街面，只留下烈日下的尘土，雨天的泥泞，几家商店面风而立，几个货栈雨中飘摇，这都是昔日小镇给人留下唯一值得回味的历史。

现在的小镇，尽管街面上多了几家小洋楼，有了和城里一样的现代商品，街道变成了宽阔的柏油马路，还有赶集的农民不再是携伴徒步而至，而是骑车的，乘铁骑的，驾三轮车的，有的干脆雇汽车运货送物，想必那集会比之往日要风流得多，热闹得多，可我极少光顾那里的热闹。这大概是年轮增长所使吧！

由于工作和生活所需，每日沿公路骑车约十华里去公司上班，冬去春来已近十个年头。公路两旁起伏不平的庄稼地，随着改革的时代，眼看着变成了一个接一个的工厂，一个挨一个的商店，邮电、银行、教育等建筑设施应有尽有，绵延十余华里，林林总总，接踵而起。这里飞速的发展，顺着报刊电波不胫而走，于是天南海北的客商来了，各界的考察团、参观团来了，文学家、艺术家、企业家们来了，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们来了，国际友人也来了，他们在这里考察、交流、参观、学习和指导，于是，这里成了乡镇的都市，连接了家乡那古老的小镇，一条十余里长的现代新型城镇出现在关中平原上，精美的各类产品从这里架起了和华夏各族人民经济协作的七色彩虹。

今天家乡的小镇，当地人都叫她大程镇，而更多的人呼她为“美乐街”，这是因为造成小镇繁华风流的是三原美乐公司这块奠基的巨石，高高擎起了农村都市的沙龙，让她扬起了乡镇企业的龙头，使小镇华夏有名，发出耀人的光环，从此，大程镇也就声誉鹊起。这一切便是我今天家乡的小镇，好个风流的小镇哟——，她北傍巍巍荆原，南依悠悠的清河，水灵地杰，养育了一代代风流的小镇人，使每个小镇人都有一曲动人的创业故事，灿若银河，源远流长！

汉中女子（散文）

翟龙

我读了这样一首诗，篇名是《汉中女子》，诗云：

一个山样巍峨的男人／一个白杨树一样挺拔的男人／一个蒙古马一样骠悍的男人／来到汉中／就要离开汉中／／这个荒原一样沉稳的男人／这个海子一样甘于献身的男人／这个刺条子一样耐着干旱的男人／上了火车／突然又下了火车／／他在车站的留言薄上／留下一句话／——就一句话／早来十年／我绝不会／绝不会在岭北成家。

我吃惊，这汉中的女子有这样漂亮、诱人吗？

可惜我没有去过陕南，汉中女子姿貌容色无从而知，只能空留遗憾。

采访劳模，我有了去汉中的机会。我想别的可以不顾，这汉中女子是非瞧不可了，非倾了心瞧瞧不可了。

结果使我失望。汉中女子也无非如此，美的也美，但也莫过于关中；丑的也丑，比关中的还甚。加上个个女子都不大甚高，五官又过份集中，倒显得十分地小气了。看了汉中女子，我的结论是，骚客过奖了。

就要离开汉中了，离开得很爽然，并没有诗中巍峨、挺拔、蒙古马般骠悍男人的留恋，我倒归心似箭，十分地思念起我的岭北的妻子了。

回家得带点什么？思谋再三，我决定带点汉中个大、色艳、肉厚、核小的桃子。

到了胜利北路农贸市场，桃子齐街两行，我随便走到一个小摊跟前。摊主是个女的，30岁左右，个不高，玉面粉脸，左脸颊下有寸长刀疤，如果没有这疤，她也算比较美了。

“买桃吧。”她见我盯了桃子，便笑笑地问。

“多少钱？”

“一块六。”

“来20斤。”

女子并没有取桃，反倒奇怪地问：“你也不搞搞价？”

我笑了，摇了摇头。

她猜：“你一定是外地人。”

我点点头。

她又猜：“你一定是读书人。”

我说：“也算吧，过去不读，后来读，现在又不读了。”

她介绍经验说：“买东西要搞价，折一半地搞，不然就吃亏。”

我说：“听你的，以后搞。”

“我给你按8毛卖。”

我很感激：“这么便宜，那就多买你的，秤30斤吧。”

正欲拣，她又阻止了，打开身边的纸箱，说：“你看这桃子如何？”

“好！”我脱口而出。

那桃是我从没见过的。黄亮亮，半透明状，色如杏，形如桃，个有初生孩的头大，这分明是天界的仙物了。

女子说：“那就卖给你吧，这是我留给我母亲的，我已一年没有看她了。”

我陡然伤感，她的话使我想起我的缺撼——母亲咽气前没有吃一口我带去也是她最喜吃的香蕉。我说：“这桃我是不能要的。”

“一定卖你！”不由分说，女子已往秤盘上拣了。

我说：“那我给你加点钱。”

她说：“不用，依旧8毛”，态度十分坚决。

桃称好，钱付过。这时她丈夫来了，光脚丫，欲断系的拖鞋，掉稍眉，露睛眼。他恶狠狠地盯了我，嘴角直往两耳根抽，我莫名状地打了个寒颤，心想这么好的女子怎么讨了这么个男人。

男子说话了：“卖多少钱？”

女子没有答理。

今天天气阴，且阴得很重，雨是要下的，谁也看得出。但挂在头顶上的雨始终掉不下来。这时却没有任何铺垫地，突然间下了起来，很暴，哗啦啦，雨线垂直了，雨点有半个分币大小。

女人撑起遮阳伞，喊我：“快过来躲躲！”

我道了声谢，便匆匆向对面一个单位的大门楼下跑去躲雨。心想，有你那恶男人，我怎么敢待得。

门楼下躲满了人。门楼和小摊一条马路之隔，站在门楼下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小摊，能看到小阳伞下的恶男人和那好女人。分明两人在争，继之骂，声听不到，但神态看得出，这一定和我的桃子有关，我一阵内疚。

我问旁边一个躲雨人：“你看我的桃子如何？”

“不错，这是汉中最好的秦阳桃。”

“你看一斤能值多少钱？”

“贵了一块六，便宜点一块三。”

我说：“我买的8毛。”

他连说：“便宜了便宜了。”

这时雨小了点，夫妻俩仍在叫骂。

我掏出20元，跨过马路，走到摊前，给那女子，说：“你卖我的桃便宜了，再给你补20元。”

女人接过钱，眼泪刷啦啦地流了下来，她大哭一声，然后把钱奋力向男人脸上摔去：“不值钱的男人，人家给你钱！”然后一脚踢翻小摊，桃子滚了一地：“离了，这婚离定了，就是今生怎么死也得离！”

女人的凶，倒使恶男人瞬间傻愣了。

我正欲上前去劝，另一个摊主拦住我：“你是外地人，赶快走吧，那男人恶得很哩，你没见那女人脸上的刀疤，身上的伤才多哩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你赶快走吧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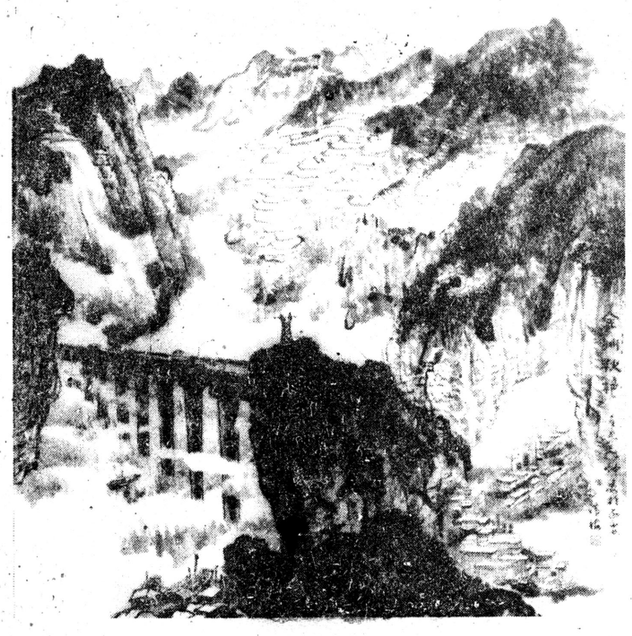
我孬种般地溜了，这一趟使我耻辱一生。

我时时想，那好女子后来怎样了呢？我又时时想，那女子的命过去、现在、将来都一定很苦，世上的好人总是这样的。

那女人不能使我忘记。

这是多么好的汉中女子啊。

我信服这首诗了，这首诗让我把她铭记，保存了，今生将当名诗那样铭记和保存。



金州秋艳(国画)　季清海

我就爱听别人的两句好话

化寒

因历史的原因，没念几年书。参加工作二十多年，也没什么特殊爱好，棋牌之类从不染手，就喜欢天天翻书，磨磨笔。久而久之，报刊上也常有我的作品登出。厂里人都叫我“秀才”。

人难得有点名气，有了名也有难处。就凭笔上这点功夫，厂里常有人求我代写申请、诉状等，还有人犯了错误，为表示认识深刻，求我写检讨的。我这人怪，烟酒不沾，却经不起别人两句好话的恭维，下夜熬眼，定守信用，满足要求。慢慢地单位的总结、上报先进材料都成了我的差使。前年夏收，我正在家收麦，厂里派小车专程接我，说明天上级领导来厂检查，要写个汇报材料，非我不可。去吗？麦还在地里，龙口夺食，谁不急；不去吗？领导又说非我不可。前思后想，我似乎感到了自己的价值，扔下镰刀坐车去了厂，连夜下笔，一口气呵成。第二天，上级领导听了汇报，十分满意。厂领导对我的一夜之功给予了高度评价。听了几句好话，虽未得分文，心里却乐了好几天。

近几年，评定经济、政工职称，都要论文。当领导的忙，讲话全靠文人代劳，写论文自然找人代写。有找者，更不推辞。积极认真，反复修改，直到领导满意。这些有身份的看了我写的论文，个个眉开眼笑，免不了又是几句好话：“你是个难得的人才”我听在耳里，乐在了心上。

平时有闲时，作些调查，把单位的好人好事抬上报刊，推向社会。哪年也少不了写十多封先进材料上报。每当我看到我的作品在报刊上登出时，看到由我写的先进材料的单位或人抱回奖状时，看着这些人物戴花时，我也默默分享着这份荣誉。时间长了，相好的开玩笑说：“你就学了个抬轿，吹喇叭，写好听的。你忙来忙去，咋不见有人写写你，图个啥”，我只是笑笑，确实说不来为个啥。过后细细一想，咱这人就图听别人的两句好话。

雪的主题（外三章）

尚志

雪之形为花，极美。以浪漫的姿态，静谧的遐思，开放于冬。

那是雨的精灵，凝聚于芳馨的洁静中，扬撒着春的絮语。时若柔姿舞，时若劲舞，尽展风采。于有声无声中埋葬了污秽，净化了尘世，消融了阴暗。

充满了智慧的头颅，凝真善美为一体，朴实深沉得令人肃然起敬。

我崇尚这种冰清玉洁，并崇尚雪为圣洁神。虔诚地吻雪，灵魂触及雪的玉体，感知雪的燃烧，澈悟外寒内温的奥秘。

飘雪的日子终留不住，若有所失的感觉时时强烈。渐瘦的雪啊，别一步一步离去，愿你再一次降临，将我塑为雪人，在一片净土上，在冽凛的风中，站成我生命最壮观的风景，在雪的季节，甘愿默度所有的冬。

圣洁神说，抬起你的头吧，向前走。别误入地狱，别痴迷天堂，让灵魂塑造自己。

我在逆风中，看见了真理的铁骨，象棵宁折不弯的树，直刺云天。看见了真理的光芒，如雪的眼睛，指引我穿过水晶般的梦境，唱着雪样纯情的歌，走到晶莹剔透的灵魂家园。

赶在太阳之前，随心所欲地制造一种湿漉漉白茫茫的氛围，施展一番淫威。

想让我徘徊不前？想让我跪着求饶么？

相信了雾的誓言，目光便会短浅。

承认了雾的判断，便误入了歧途。

真有走不出的氛围？

升起心中的太阳，雾，不战自败。

影子

孤独时，送你一抹淡泊的温慰。

得意时，提醒你重审自己。

不因你失败而逃离，不因你成功而喧宾夺主。走到天涯海角，与你同甘共苦。

哦，影子，最忠实的伴侣。

雾

黎明和黄昏

你是黎明。我是黄昏。

你将思念燃成朝霞的诗篇，写在东方，为《昼》作序。

我将思念燃成晚霞的美文，写在西方，为《夜》作序。

哦，昼昼夜夜的思念，却刻在同一个天上！

歌者

杜心元

歌者年轻　秀发如瀑
临风立于高处
将长发轻轻一甩
便有璀璨的音符纷纷扬起
以致黎明或黄昏
我们看到的那片天空
绚烂无比
越过梦幻
越过寂寞
越过钢琴和曲谱
歌者走进自己的歌声里
如走进美丽的春天
倾吐的音符
都是绽开的
心灵的花瓣

书讯三则

李佩芝散文集《南方·北方》出版

《南方·北方》是我省著名散文作家李佩芝的第四本散文集，最近由成都出版社出版。全书共收入作者近年来创作的主要散文作品三十三篇，计十万余字。

这本书是该出版社出版的「当代文学精品屋」文库套书的一种，作者近年来获奖和获得读者好评颇有影响的代表作，均选在这个集子中，是作者出版的集子中比较满意的一本书。

弓保安《唐五代词三百首今译》出版

弓保安的又一部新著《唐五代词三百首今译》，最近已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近几年，弓保安在坚持文学创作的同时，苦心研究历代诗词，已先后出版了《宋词三百首今译》、《女词人佳作译解》、《山水花鸟词译解》、《清词三百首今译》等书，受到了专家和读者的关注。

《唐五代词三百首今译》包括唐词、五代词、敦煌词、鬼仙词四大部分，该书的作者评介和词作注释简明扼要，今译自然灵动，有探索，亦有创见。（杨桂城）

卢云龙的散文集《细雨风铃》出版

卢云龙的散文集《细雨风铃》日前由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该书十七万字，分「陕南道情」、「心韵散板」、「岁月钩沉」、「人生短笛」四个部分，具有较强的时代气息和浓郁的地方文化风格。

（方晓蕾）

（书法）　卢兆祥书

本报地址：西安市莲湖路143号 邮政编码：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：陕工商广字01—018号 各部室电话：办公室7224642 编报部7277708 记者部7224614 副刊部7224649 广告部7282196 美编室7224654 专题部7224664 群工部7224613 本报社激光照排　陕西日报印刷厂印刷